

我和母亲追随继父来到印度尼西亚



巴拉克·奥巴马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热点关注

罗罗向我母亲求婚了

在通往大使馆的路上,交通状况拥挤不堪。我们往前挪动了几英尺,停下来,再次启动,又停下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赶走了一群沿街叫卖口香糖和散烟的男孩,差点又撞上一辆载着整个家庭的摩托车——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像一个人一样,紧紧贴在一起,他们用手帕掩着嘴,避免吸入尾气,活像一家匪徒。

我们行驶到高速公路上之后,世界就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了,出租车在大使馆前把我们放了下来,两个穿戴齐整的卫兵站在门口向我们点头致意。进入庭院,街道上的喧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园丁手里的大剪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我母亲的上司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灰白。在他书桌的旁边,立着一面重叠着垂下的美国国旗。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好呀,年轻人。”他身上带着一股刮胡水的味道,坚硬的衣领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我站着,认真地回答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问题。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山顶上一样阴冷干燥:纯粹而强烈的特权气息。我们的拜访结束之后,母亲把我安置在图书馆里,就去工作了。那时我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住了三年多,因为我母亲和一个叫做罗罗的印尼人结婚了,罗罗是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的另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疯狂”,这一直让外祖父觉得好笑,但是这其实名不副实,因为罗罗身上带着他的民族所拥有的礼貌和从容。他个子不高、褐色的皮肤、长相英俊、

头发浓黑;他的网球打得很好,笑容灿烂迷人,性情沉着;从我四岁到六岁的几年之间,他经常耐心地陪外祖父下棋,和我玩摔跤游戏。

有一天我母亲让我坐下,告诉我,罗罗已经向她求婚了,并且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也没表示反对。我只是问她,她是否爱他——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母亲的下巴不停地颤抖着,她强忍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我,很久很久,这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勇气,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鳄鱼和猿猴是继父的宠物

之后,非常突然地,罗罗离开了夏威夷,母亲和我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护照、签证、机票、酒店预订等一系列杂事。

最后,我们登上泛美航空的飞机,开始了环球飞行。我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衬衣,戴着一条灰色的领结,女乘务员不停地给我拿来拼图、额外的坚果以及一套金属飞行章,那套飞行章截破了我胸前的口袋。在日本中途停留的三天里,我们冒着冷得刺骨的雨水,步行去参观镰仓青铜佛,在高山湖的渡船上品尝绿茶冰淇淋。在那些夜晚我母亲就用提词卡学习。从雅加达走下飞机时,停机坪上的滚滚热浪扑面袭来,太阳耀眼得就像一个火炉,我抓住了她的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地保护她。

在机场,罗罗微笑着来接我们了,他长胖了一些,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他拥抱了我母亲,把我举到空中,让我们跟着一个矮小但结实的人,那个人正搬着我们

的行李径直穿过报关处长长的队伍,钻进一辆等候的车里。

在罗罗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从后座的窗户探出头,注视着沿途的风景,褐色土地和绿色田野连绵不断,树林和村庄相映成趣,还有柴油和熏木头的气味。男人和女人像收割机一样在稻田里穿梭,他们的脸被头上宽宽的草帽盖住了。一个湿漉漉的男孩,灵活得像水獭一样,坐在一头低着头的水牛背上,用竹条抽打着它的屁股。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出现了小商店和小市场以及拉着满车沙石和木材的人,接着建筑物变得高起来,就像夏威夷的高楼一样——印度尼西亚酒店,非常现代,罗罗说,还有新的购物中心,洁白而耀眼——但是只有少数建筑物高过马路边枝叶繁茂的树。我们经过一排围墙高耸并带有哨岗的大房子时,我母亲说了一些我不能完全听懂的事情,一些跟政府还有一个叫苏加诺的人相关的事情。

“谁是苏加诺?”我在后座上大声问,但是罗罗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只是碰下了我的胳膊向前示意。“看。”他向上指着说。那里,横跨马路立着一个高耸的人身猿猴雕像,至少有十层楼高。

“那是哈努曼,”我们绕过雕像的时候罗罗说,“也就是猴神。”我从座位上转过头去,被这个孤独的雕像震撼了,在阳光下如此突显,泰然地高耸入天,脚下小小的车辆来来往往。“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罗罗坚定地说。“有百人之力。他和魔鬼战斗的时候,从来都没输过。”

房子位于市郊的一个开发区。路上一座小桥横跨过一条宽阔的褐色河流;我们经过那座

桥时,我看到村民们在陡峭的河岸下游泳、洗衣服。一路走来,车从停机坪驶出,经过了充满沙土和灰尘的地区,路过一些小店和刷白的平房,直到我们渐渐驶出那个村落和那些狭窄的小径。房子刷成浅浅的灰色,铺着红色的外墙,开阔通风,前面的小庭院里种着一棵大芒果树。我们走进门的时候,罗罗宣布要给我一个惊喜;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们就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嚎叫从树顶上发出。母亲和我起先吓得直往后退,只见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长着一个扁平的脑袋,垂着一双长长的、孔武有力的手臂。

“猴子!”我喊了起来。
“是猿猴。”母亲纠正我。

罗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花生,递到那只动物紧握的手里。“他叫塔塔,”他说,“我从新几内亚把它带回来要送给你的。”

我开始向前走几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但是塔塔让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前进,它那又黑又圆的眼睛里充满了狂暴和怀疑。我决定站在原来的地方。

“别担心,”罗罗说,又递给塔塔一颗花生,“它被拴住了。来——还有呢。”

我抬头看着母亲,她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在后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到处乱跑的鸡鸭,一条狂吠的大黄狗,两只天堂鸟,一只白色的鹦鹉,还有两只小鳄鱼,在没有围栏的池塘里露出半个身子,沿着池塘边缘缓缓移动。罗罗看着那些小鳄鱼,“本来有三只的,”他说,“但是最大的那只从围栏的洞里爬了出去。爬到了别人的稻田里,把人家的鸭子吃掉了。我们不得不举着火把,开枪打死了它。”

继父给我上了一堂关于死亡的课

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但我们还是沿着通往村庄的小路散了一会儿步。成群的邻居小孩们咯咯笑着,从院子里向我们招手,几个赤脚的老人出来和我们握手。我们站在人群当中,那里,罗罗的一个朋友正在放羊,一个小男孩拉着一根绑着蜻蜓的绳子,跑到了我身边。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帮我们搬行李的人正站在后院,胳膊下夹着一只褐色的母鸡,右手拿着一把尖刀。他对罗罗说了几句话,罗罗点点头,把母亲和我叫了过去。母亲叫我站在原地等着,疑问地看着罗罗。

“你不认为他还是个小孩子吗?”

罗罗耸耸肩,低头看看我。“孩子应该知道他的晚餐从哪里来的。你认为呢,巴里?”我看着母亲,然后转过身来,看着那个抓着鸡的人。

罗罗又点点头,我看着那个人把鸡放下,用膝盖轻轻压住,把它的脖子从一个狭窄的凹槽中拉出来。那只鸡挣扎了一会儿,翅膀不断用力拍着地面,几根羽毛随风散落。然后它一动都不动了。那个人熟练而轻巧地用刀割了下那只鸡的脖子。鲜红的血不断地喷出来,就像一条长长的血红色丝带。

那个人站起来,把鸡举得离身体远远的,然后突然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它砰的一声掉了下来,然后挣扎着站了起来,头怪异地歪向一边,腿激烈地抽动着,画出一个大大的歪斜的圈圈。我看着那个圈圈越来越小,血泊泊地流着,直到最后那只鸡终于死了,倒在草地上。

不知为何我会忘了刘浪这个与我大学同窗过四年的家伙



吉良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情感天空

我对刘浪这个人毫无印象

“美术系的林学妹你还记得么?她有一次去水房打开水回宿舍洗澡,结果被你撞见了她刚好在俯身关水龙头的时候,内衣从衬衫的领口滑出了一条肩带,羞得她一个月里见到你就跑。”

林学妹我固然是记得的。因为她的名字叫做“林岱豫”,刚进校的时候就凭在花名册上一个字迹娟秀的报到签名,就让我们这些当时已经升上大二,负责新生接待工作的学长们虽未谋面却心生向往。只是到了新生从校外结束军训,回到本校正式上课的那一天,找遍各种借口逃课溜到美术系偷看“林妹妹”的学长们,眼见课上老师的一声点名,响应着“林岱豫”的呼唤站起来的,竟然是一个明明身高跳起来头就能撞到篮板却还装可爱地绑着麻花辫,腰围让最大号的救生圈都自愧弗如,并且一说话就腮帮子晃得让人心慌的壮实女生。

林学妹这个人我不曾忘记,可刘浪所说的事情我还是没有印象。

刘浪依旧一副兴奋的表情在说,摆在他面前的卤味几乎都没怎么动,就连啤酒也只是抿了一小口,还是满满一杯的样子。

“刘浪。你真的跟我是同班同学么?”一根鸭脖子还没啃完,趁着他又叙完一件事,还没接上下一件事的短暂空闲,我见缝插针地问。按理说我的确不可能忘记有过这么一个听起来跟我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只是所有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别人和我都是千真万确存在的,可发生在别人以及我身上的事情,我竟然毫无印象。

刘浪端起杯子放在嘴边,眼

睛细细地眯了起来。他没有喝酒,而是故意让声音从水下发出一般,带有点模糊的神秘。“这种事情,你去看看毕业纪念照不就知道了么?”他说。

被他说中了心思,我随即起身去书柜里翻找。那里存了我毕业以来的全部证件文凭和从学校带出来的、对我而言有着纪念意义的东西。

“我在这里。”刘浪指了指照片上倒数第三排从左数第五个位置上的男生。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由于五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每个人都可能拍得跟杂志封面人物一样显眼,所以照片里那个身形并不特别高大的男生,面目辨认起来不算真切,但笑容的确是温暖和煦没错。照片最底端的全员名单上,对应着那男生的位置标示出的名字,果然是“刘浪”。

这晚,刘浪因为到厨房拿刀剁鸭脖子,不小心剁掉了右手的中指,他没有让我送他去医院,自己走了,走前还说:“我忘了早点提醒你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刀具了,锋利得有点过头。”

毕业后就一直没见面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我会买哪个牌子的刀——他竟然还有心思说笑。

“啊,快点去医院,别耽误。”我亡羊补牢地嘱咐道。电梯的门合上了,我死死盯着楼层显示的数字从“6”降到“1”,才提心吊胆地拖沓着走回屋。

脚有点软,虽说游戏里常常见到血浆喷满屏残肢处处飞的场面,但货真价实地看到身边的朋友手指被切掉却还是头一遭。

我绕开了有可能明天就成为凶杀勘察现场的厨房,尽可能暗自告诉自己不要再额外添加我的指纹进去。毕竟万一刘浪没能抵达医院就死在半路上,我也要力求保证自己能不受怀疑和

牵连。万一。我说的只是万一。

或许我神经真的太紧绷了。即使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也老在回想电梯里刘浪的笑容。刘浪的笑容,真的让人难以忘怀。既然他有着如此鲜明的特征,那么我到底为什么会忘了这个与我大学同窗过四年的家伙!?

刘浪昨晚告诉我,他现在的职业,算是一个全职游戏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开销全依赖于网络游戏。他从事的,是出售游戏里的各种装备的生意。

刘浪与尚蒂见面

我一度以为我会继续安静地过着日子,然而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新邻居拜访,令我的心底燃起了担忧的火苗。

黑框眼镜邻居钥匙丢在公司了,蹲在门口等我,准备从我家的阳台跳到对面她家的阳台进屋开门。但恰巧我的钥匙也忘在家里了。于是决定等刘浪回来先从他阳台进去,所以先出去吃了饭。

回到公寓楼的时候,我的房门正大开着。

“你们回来了啊。”刘浪还是一副悠闲的笑容,然后把报纸折叠好,揣到了裤子口袋里。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我的疑惑脱口而出。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你的窗口。”他回答。

能把年代如此久远的歌词当做应答的对话,我对他的冷漠也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有跟你说过我的门打不开的事情吗?”我接着问。

他稍稍怔了一下,但是笑容却没有一刻从他的脸上退去。

“你的记忆力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差了?你明明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了啊,不然我也不会提早结束交易,风风火火地赶回

来。”他说。

我记得打电话的时候,黑框眼镜是站在我身边的,于是我求证式地转身看向她,可是她竟然已经从我背后走出来,径直走到了刘浪的面前。

“上帝。”她说,语气不算友好也不算冷漠。

“流浪。”他说,语气算是友好但也算冷漠。

我愣了一下,隐约觉得这番对话似乎早上才刚经历过。

只是眼下物是人非,早上是见花见月见风雅,至于眼前嘛——我很担心接下来黑框眼镜会不会拨一拨头发,就让我倒霉胃口地看到头屑肩屑白花花。

“风尚的尚,斯蒂文·索德伯格的蒂。”她解释自己的名字——拜托!哪有人还会用到“斯蒂文·索德伯格”这么冷门的外国人名字举例的!?

“文刀刘,水良浪。”刘浪小学时对于汉字的结构和偏旁部首一定学得很好。

然后黑框眼镜便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刘浪。而刘浪丝毫没有因为被人死死地盯着而沉浸在尴尬中,反倒大咧咧地迎合着黑框眼镜的注视,同样也还以更加热烈的眼神。

我原本是不相信“一见钟情”这回事的,但是在亲眼目睹黑框眼镜与刘浪的眼神交流之后——我就更不相信“一见钟情”会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我好像见过你。”黑框眼镜平静地说。“的确。或许吧。”刘浪莫名其妙地答。

刘浪现在虽然一副有点疲惫的样子,但眉眼里多少还沉淀着些许喜悦的神色。

我心里有数,他今天大概又捞了一大笔。

“很累,我先回房睡了

……”刘浪冲黑框眼镜微微点头示意,然后经过我的身边,从大门走了出去。

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便追上到了电梯口,把黑框眼镜一个人撇在客厅里。

刘浪的手指没断

“你的手指……真的不要紧?”我的声音里有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嘴角勾了起来,应该是微笑的弧度,但看起来却有点狡猾的样子。他朝我比出了右手的中指。就像我早上的时候惊讶的那样,明明昨天晚上我看到的拦腰切断的手指,就像是噩梦一般现在烟消云散:他的手指完好无损,一点伤痕也没有。

“你是壁虎人!”我大吃一惊地后退三步。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可不可以从你的幻想世界里稍微回到现实中来一会儿?”

他拍了拍我的肩,面对我莫名的失落而泛起了一丝笑意:“早上的时候不就跟你说过了,是我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

“昨晚被切断的那根是火腿肠不是我的手指,为了惩罚你把我这个老同学给忘了,我故意吓吓你的。”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电梯已经到了,他没有进去,而是伸出一只脚挡在电梯门的一侧,让电梯门无奈又无聊地开关,但始终无法完全闭合。

“那血呢?”我不死心地继续问。

“番茄酱。”他很没有创意地回答。

电梯门缓慢地合上了,抢在声音被阻隔的前一刻,刘浪竟然又撂出一句话来:“今天帮你开门这么麻烦,不如从我家打条通道到你家吧。”